

# 獨向黃昏

中國最後一個  
皇后——婉容

奇文共賞

柳如眉 編



# 獨向黃昏

中國最後一個皇后——婉容

柳如眉 編

圓神出版社

---

圓神叢書③

## 〈奇文共賞〉獨向黃昏

編 者／柳如眉

發行人／陳達成

出版者／圓神出版社

社 長／簡志忠

地 址／台北市信義路四段339號四樓

電 話／703-0206・700-5636

郵撥帳號／1009368-5圓神出版社

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3475號

印刷廠／永裕印刷廠

總經銷／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地 址／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561號七樓

電 話／762-7429・763-1000轉706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出版日期／中華民國七十四年十一月初版

中華民國七十五年元月再版

定 價／110元

---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裝訂錯誤，請寄回本公司調換

# 獨向黃昏

中國最後一個皇后—婉容

① 雷驤著

青春

雷驤是一個藝術工作者，他多方的才具表現在多樣的藝術領域中。他的電視紀錄片「映象之旅」、「美不勝收」、「大地之頌」、「靈巧的手」建立了這方面的權威地位；他的繪畫與攝影作品，也展露了獨特的個人風格；至於他的散文，殊異的文體有一種內斂的張力，即使奔放的感情，也用低調、冷峭的文字造成無比強大的壓力。每一篇文字，都像一把藝術的刀，刻析出人性中隱微却撼人的本質，對人情事物的悲憫和愛惜，耐人咀嚼而餘韻裊裊。

定價  
140 元

② 張北海著

美國·  
六個故事

張北海是一個美國通，尤其能從次文化的面，透視美國，把我們熟悉却不甚了解的文化現象，深刻而廣泛的介紹出來。他有史家的透視能力，新聞記者的銳見，及文學的采筆，透過宗教（介紹「人民教」）、服裝（介紹牛仔褲與時髦）、新聞（介紹「美國今日」）與音樂（搖滾樂）等課題，不但鉅其始末，而且挖掘隱藏在背後複雜的文化背景。

定價  
120 元

郵購一律九折  
郵撥帳號：1009368-5

③ 柳如眉編

〈奇文共賞〉  
獨向黃昏

「奇文共欣賞，疑義共與析」，蒐集在這本集子的八篇文章，大半都在中國時報人間副刊「奇文共賞」的專欄上披露過，引起極大的反響。這些文章都是以文學之筆，刻鏤時代的滄桑，是珍貴的第一手史料，可以補正史的不足，也屬自傳體的典範之作，所謂從「點滴看潮流，從潮流看點滴」庶幾近之。

定價  
110 元

④ 七等生著

譚郎的書信

七等生的新作「譚郎的書信」，以九封信組成了一段尚沒有結局的愛情。作者採用書信的體裁，特別是只採用了單一點的書信（對方的回信不曾呈現），足以說明了作者的用心乃在剖露書中主人翁譚郎的一段隱微的心路歷程。

「譚郎的書信」是近年來所讀過的小說中少有的一部耐讀的作品。在讀這部作品時，會不期然地產生創作一般的欣悅之情，從作者心田自然流洩的靈泉，也同樣會從讀者的心田中流洩出來。達到這種境界的作家在這個世界上實在也並不多見。

定價  
220 元

## 目 錄

|                         |          |     |
|-------------------------|----------|-----|
| 1 獨向黃昏——最後一個中國皇后婉容····· | 王 祥····· | 一   |
| 2 我的宮中生活·····           | 李玉琴····· | 五九  |
| 3 再談我的宮中生活·····         | 李玉琴····· | 九七  |
| 4 最後的鑣局——我的保鑣生涯·····    | 李堯臣····· | 一九  |
| 5 附錄                    |          |     |
| 一、最後的鑣局目睹記·····         | 蘇 恒····· | 一四七 |
| 二、也談「鑣師武功」·····         | 劉昭晴····· | 一五九 |
| 三、最後的鑣局補註·····          | 劉昭晴····· | 一六三 |

- 四、絕對有「點穴」功夫……………朱玉廬：一六七
- 五、絕對有「點穴」功夫？……………林永豐：一七一
- 6 我的童年……………侯寶林：一七五
- 7 金門橋底聽相聲……………冬冬：二〇七
- 8 記我父親楊乃武與小白菜的冤獄……………楊 濬：二一七

## 獨向黃昏

王祥

——最後一個中國皇后婉容

婉容的中選，恰是她人生悲劇的開場鑼鼓

中國的最後一個皇后婉容是達斡爾族人，原籍黑龍江省龍江縣牡牛屯，曾祖父長順曾任清代吉林將軍。父親榮源一直管理祖傳的房產和地產，在吉林省衣安縣就有土地近三千垧。母親愛新覺羅恆馨是皇族毓朗貝勒的次女。婉容恰和溥儀同年，冊封爲皇后時年方十七。這位出身高貴的大家閨秀，是旗人中名聞遐邇的美人。據當時能够接近皇后的人說，婉容不但相貌姣好，而且儀態不凡，舉止端莊，談吐文雅，琴棋書畫樣樣皆通，實在是一位有教養的才女。

不過，婉容的「成名」不是因為美麗，也不是因為才氣，而是在「皇后競選」中獲勝的緣故。關於那次發生在二十年代初期的中國的「選美活動」，溥儀的堂弟溥佳回憶說：

早在一九二一年，溥儀十六歲的時候，我五伯載灃，父親載濤以及載澤與內務大臣世續、「帝師」陳寶琛、朱益藩等，就相聚議論，謂「皇上春秋已盛，宜早定中宮」。大家同意後，又向溥儀及太妃們奏明，取得了他們的同意，即開始辦理選后事宜。挑選的條件，必須是蒙古王公或滿蒙舊臣家的女兒。

自從這個消息傳出去以後，我們家裏簡直是門庭若市，前來送「名門閨秀」相片的人往來不絕，並且還再三拜託我父親，務必「玉成」其事。記得我父親的書桌上堆集的照片，幾乎可以裝訂成冊了。消息傳到了天津、瀋陽、連徐世昌和張作霖也派人來提親。只因爲當時有滿漢不能通婚的限制，況且溥儀又是皇帝，所以都婉言謝絕了。

我父親幾次把這些照片送進宮去，供溥儀與太妃們挑選，均不如意，以致拖的時間很長，後來經過幾番淘汰，只剩下四家，即陽倉扎布（蒙古王公）、衡永（滿

族，曾任都統）、榮源（後任內務府大臣）和端恭（滿族，額爾德特氏）。又經過仔細挑選，最後只剩下了榮源的女兒婉容和端恭的女兒文綉，展開了一場激烈的競爭。端恭的女兒文綉是由我六伯載洵和六伯母推薦，並得到了敬懿太妃的大力支持；榮源之女婉容是由我父親推薦，並得到了端康太妃的支持。雙方各不相讓，於是形成僵局，我六伯與我父親之間，敬懿與端康之間的矛盾也越來越激化了。一直拖到第二年春天，實在無法再拖下去了，就由我五伯拿著文綉、婉容的照片，到宮裏請溥儀作最後的「聖裁」。不知溥儀是和我父親的關係比較密切呢，還是由於其他緣故，他毫不猶豫地就指定榮源之女婉容爲皇后。對於落選的文綉，王公、師傅們又經過商議，勸溥儀納她爲妃。

溥佳的說法與溥儀自己所憶略有出入。據「我的前半生」一書所載，溥儀的「聖裁」不是在兩人，而是在四人中間進行的。他說「在我看來，四個人都是一個模樣，身段都像紙糊的桶子。每張照片的臉都很小，實在分不出醜俊來，如果一定要比較，只能比一比旗袍的花色，誰的特別些。」溥儀便「不加思索」地在文綉的照片上畫了個鉛筆圈兒。但是，端康太妃不滿意，說文綉家境貧寒，長得不好，叫王

公們勸溥儀重選，於是，溥儀又順從地「在婉容的像片上畫了一下」。折衷的辦法便是立婉容爲后，文綉爲妃，她們兩人的命運便這樣決定了。

婉容的「競選」成功，實在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然而婉容的中選，恰是她人生悲劇的開場鑼鼓。

### 我國歷史上最後一位得到迎娶禮遇的皇后

婉容中選之後，便成了社會輿論的獵取對象。因此，早在她入宮前，就由於小報的傳播而聞名於世了。

一九二一年九月十日的「順天時報」上登載了一條題目爲「宣統怕熏皇后」的消息，內容滑稽可笑。其文云：

地安門外帽兒胡同門牌十二號，居住者係一炸麻花作坊，每日不分晝夜工作，但炸麻花冒出的油煙飛揚薰鼻，附近一帶氣味煞是難聞。惟該作坊與清宣統之未婚皇后府邸緊相毗連，以致該府所受影響較他處爲尤甚。雖欲將其驅逐，卒因礙於約

法上賦予人民居住自由權之規定，故不克如願。事爲宣統帝聞悉，深恐此項油烟有礙衛生，薰及皇后頭腦，故於昨日密諭內務府，令優給該麻花作坊遷移費，勸其遷往他處營業，以期兩便云。

像這種消息只能作爲趣聞姑妄聽之了，是否屬實已經無從稽考。不過，就在報紙登載那條消息前後，「帽兒胡同榮宅因清室宣統帝大婚之期在邇，鑾輿出入諸多不便」，曾「覓工改修」，興了一番土木，把「榮宅」升格爲「榮公府」（榮源在女兒中選後即被封爲「承恩公」），這是事實。

婉容是我國歷史上最後一位得到迎娶皇后禮遇的女性。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三日是婉容以皇后身份第一次拋頭露面的日子，那天上午十時，婉容身穿滿族旗袍，梳起高高的「兩把頭」，和穿戴龍袍珠冠的溥儀一起，在東暖閣接受各國駐華使節的賀禮，關於這次受賀的情形，在當時的英、美等國報紙上都作過繪聲繪色的報導。

有位英國記者細膩地敘述了他沿著夾在白石柱中間的甬道進入乾清宮殿內所看到的情景：在光線稍嫌暗淡的大殿之內，橫擺著長長的西式几案，上面放著美酒佳

着。在大殿右側有一面非常高大的鑲嵌著明鏡的木雕屏風，參加賀禮的人們便由這屏風之後魚貫徐行，進入一個比較小的房間，那便是皇上與皇后接見外賓的地方。那個房間似乎沒有多少華麗的陳設，只有臨窗的炕上擺著黃色的坐褥。皇上和皇后向門而立，有四、五位年老的清朝官吏站在他們身後，而莊士敦先生穿著牛津大學碩士的特製衣冠，站在皇上身旁，介紹來賓的姓名和身份。皇上身材適中，而顯得稍稍瘦弱些，身穿白色絨毛的紅青袍褂，上肩下裳都有團龍補服，冠戴平常。皇后比皇上稍矮一點兒，儀態容貌都非常美好。梳妝爲滿洲式，高高的髮髻之上滿是用以點綴的絨花。她穿的是一條很平淡的黃緞織花旗袍。當外賓一一向皇上、皇后鞠躬之後，一位老臣站到大殿寶座旁邊開言道：「皇帝陛下將要出來向諸位先生致辭。」隨後，皇 upper 便率領諸臣走出內室來到寶座之前，從衣內拿出一張小紙條，用英語讀道：「朕見各國代表咸集于此，甚爲欣悅，熱烈歡迎。朕祝諸君同享健康與幸福！」說完，舉起斟滿香檳的高腳酒杯，對賓客們致意，遂出宮去了。

有位美國記者更爲詳盡地報導了皇后的儀態。他說，當天上午十點到十一點中間，英、美、法、意、荷、比等國公使及官員、僑民共三百餘人，進宮慶祝新婚的

皇上和皇后。這個時候就好像大清帝國猶存一般。來賓們先向皇上鞠躬，再向皇后鞠躬。這位美國記者又說：我看皇上和皇后與平常人相比也沒有更特殊的地方。在尊嚴無比的氣氛中仍持有一種坦白和易的態度，親見的人沒有不深為感動的。皇上固然是常常接見外人的；皇后則向處深閨，從來沒有這種機會能夠見到有這樣多的外賓濟濟於一堂啊！這位觀察細緻的美國記者又說道：不過，皇上和皇后在受賀過程中有兩次，其行為是與尊貴的身份稍有不符的，一次是當皇上看見曾給他診過病的狄博爾時，用英語招呼了一聲「狄醫生」，另一次是當皇后看見女教師英格蘭女士時曾以微笑作答。按這位美國記者的標準，皇后只好板起面孔做人了。

### 喜歡騎腳踏車，堅決主張「一夫一妻」的「摩登」皇后

據說溥儀對圈選的皇后還是挺喜歡的。可是，婉容入宮的頭一天就和溥儀鬧了一點兒彆扭。事情是這樣的，按舊例，於大婚前一日入宮的淑妃，要在皇后降鳳輿之際，親率女官及秀女等在坤寧外行跪迎之禮。可是，宣統皇帝對這種舊禮制頗不

以爲然，這位常常閱看新文化書籍的帝王，也多少受到人權平等說的薰染，認爲后與妃雖有稱謂之別，然而，二女共侍一夫，無須尊此卑彼，於是，特宣旨，免去了淑妃跪迎皇后之禮。這下可惹了禍了，據報導：

此旨一傳，皇后大爲不懌，是日晚間，竟一怒而實施閉關主義，拒宣統無得入閨房，一個洞房花燭夜，竟獨自一人冷冷清清過了一夜，宣統亦無可奈何，只得在養心殿宿了一夜，一對小夫婦，開場即演一齣鬧把戲的故事，這還不算，次日正值帝、后偕到太妃宮中朝見太妃之期，后竟執意不從，和宣統使起性子來了，遂令一對新夫婦竟乃鬱鬱寡歡鬧到如今，此亦帝室大婚中之軼聞也。

免除淑妃跪迎之禮是事實，新婚之夜皇后獨眠也是事實。這兩件事實之間是否存在某種聯繫，那就不得而知了。不過有一點則完全可以斷言，曾受過「學堂」教育的婉容，是堅決主張一夫一妻制的。對此，當時的許多洋人都曾以讚美的口吻著文予以宣揚。在這種思想支配下，與其說她反對免除文綉的跪迎之禮，還不如乾脆地說她不滿意的並非是文綉的失禮，而是文綉這個人。後來，文綉離婚、婉容被貶，都從這兒看出了兆頭。

婉容婚後在紫禁城裏生活了將近兩年時間，她住在儲秀宮裏，文綉住在重華宮裏，而溥儀仍是在養心殿中獨睡。他們之間相處得還好。雖說婉容霸道一些，文綉還能容忍。當兩人之間發生矛盾或鉤心鬥角的時候，皇上總是偏袒婉容，文綉生氣也只好往肚子裏嚥。

有一本書在談到婉容北京宮廷生活時，說她「打扮得很漂亮，開汽車，坐摩托腳踏車，講英國語，有種種招搖的行動……大有明星皇后的資格。」這未免有些誇張，不過當年的婉容確實是很「摩登」的。

據說婉容入宮之前常常到真光影院看電影，有次看外國影片「多情皇后」，當演到淫亂的情節時，婉容就十分不悅了，不待劇終便拂袖而去，這說明正統思想在她頭腦中還是很牢固的。

說到婉容能開汽車云云，令人難以置信。婉容很喜歡騎自行車倒是真的，作為一名蒙古族姑娘，她也能騎馬，在宮中和天津時都騎過。她有一匹屬於自用的四州好馬。直到偽滿初年婉容還曾以三八二元的高價，置辦了一副黃綉緞的鞍。

至於英語，婉容入宮不久便延聘一位美國牧師的女兒師盈女士教授英文。以後